

□钟扬

我们的语言,博大精深,玄奥微妙。有的明明是同一个话题,意义却不同,甚至反向。譬如,文气的,“出类拔萃”和“木秀于林”;雅致的,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与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;雅俗互通的,“人往高处走”与“高处不胜寒”。它们都富含哲理,因为语境不同,指向自然南北径庭。再譬如,俗话说,“人过三十不学艺”和“艺不压身”。“艺”,在前者有“业”之含义,为安身立命之本,一生择一业,是养家糊口的家活什儿。人生短暂,不能轻易改弦更张。后者重在提醒,人老身硬思想不能僵,“艺”多益善,始终与时代大潮趋流同速,人生之舟才能安稳踏实,流年运程才能顺遂妥便。

有种“艺”盘踞心底多年,虽蠢蠢欲动,却一直被诸多主观客观因由和借口压制。天命渐远,伸手要敲花甲之门了,退休赋闲,钓鱼打球两项爱好终于为它掀开盖子。我做出决定:学,坚决学,必须学会,开车。

科目二内容有正倒库、反侧倒库、侧方停车、多弯、半坡起步。教练是个身材高大、面色黧黑的中年人,浑身上下透着实诚。他从启动讲到刹车,每个环节,各种要领,注意事项,一字一顿,不厌其烦,谆谆叮嘱。把方向盘交给我时,像是老师上完了一节课,为了给我减压,他也变得轻松起来:学会倒库,科目二就过了。问之,他说,过了,你就知道了。

坐上驾驶位置,钥匙揷动,马达轰鸣的时候,只有我知道自己心有多虚。在贴着身体的局促空间内,方向、档位、离合、油门、刹车,都是全然陌生的器物;车窗外,标线、标杆、长度、宽度、角度,虽然画在地上,样样如同雷池。手脚眼耳鼻,彻底打乱了半辈子的组合模式,需要重新搭配调适。最为要命的是,这一切,全部归结到后视镜上,要在这掌大的地方观察外界,在规定时间内交互完成。这一切都

不在我的生活经验里。这是一个无数次出错改错、跑偏纠偏的过程,也是单调枯燥的过程,始终伴随着郁闷懊恼、自我否定的过程。身心俱惫,最惨的两天,在车上竟坚持不到20分钟,颈项酸疼,腿脚,腕臂,肘,硬、僵、疼,从车上下来,一时难以迈步。情急之下,我问教练,车上方有只眼就好了,从上下看,一目了然。教练说,这个“巧儿”,别说他,职业赛车手也不具备。车在地上跑,只能在地上练,熟了,自然生巧。

一个多月拿下科目二,教练露出一口白牙,像是老师押对了考题;没说错吧,库倒好了,科目二不在话下。他又了然于胸说道,科目二过了,科目三就容易多了。再问,又说,考过就知道了。

科目三是路考,3公里,加减档、左右拐、直行、靠边停。历经两个月专业磨炼,方向盘顺溜多了,上路模拟几次,顺风顺水,过了。教练仍旧满口白牙地看着我:没错吧,没错过吧?

他的经验是多年实践的结果。回看驾考,“库”是关键环节,它综合了驾考的基础知识、基本能力,倒车出库,死磕硬磨,操作规程逐渐熟练,运行逻辑逐步固定,肌肉记忆日渐形成。作为初驾者,视野、判断、反应,经过反复比对、对冲,一点一点完成了与以往的视界联结吻合。新的经验业已形成,即便考试再加几科,也是合并同类项。规律面前,数量从不是障碍。

拿到驾照,教练的轻松却没有了。黑黑的脸庞,白牙不见了;考试和实际是两码事,出了校门,一切归零。又问,他回,静水流水之别,车开上路,就知道了。

学车记

教练的话一语成真。

既然“库”最为关键,我坚持在路上“进库、倒库、出库”,先解决“关键”。这时候,已经印在脑子里标线找不到了,距离感没有了,车外空间陌生迥异,路边偌大空地,方向盘怎么也找不到设定的位置。陪驾司机提醒,我开始就弄错了次序——车到目的地才能进库。先开上路,跑够里程,操作成为本能了,“库”的问题,迎刃而解。

市内、郊外、乡间,陪驾坐在身边言传手指;几天后陪驾发话,可以自作判断,独立完成了。车内一下空空荡荡,无助感突然袭来。紧咬牙关,强硬头皮开入了车流。行、停、转、汇、并、超,大车、小车、三轮车,标识、标线、红绿灯,迎头扑面。加减速犹豫,变换道犹豫,前后视犹豫,平时坐车几分钟的路程,被犹豫伸长了几倍十几倍。周围的反应早已无暇顾及,身后的喇叭声不绝于耳,提示、不满、愤懑。苦熬的感觉,接近崩溃。每次到了地方,仍在心虚后怕,方向盘上的汗水油光发亮,脑门一层凉汗,心窝里、脚底板,过了很久还在起热发烫。

犹犹豫豫两个月,不知不觉间,密不透风的车流,缝隙渐渐大了,后视镜里的物像清晰可判了,车后的喇叭声稀疏了,再看周围,车行其道,平平静静,除非正面交汇,鲜有刻意关注。

我知道,自己入流了。教练的“静水”和“流水”,化学物质等同,物理状态和能量,却不在一个等级。这期间,混混沌沌之中,小错不断,碰见我这个新手,驾考们的心理预期和容错能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,他们遇险应变,结果惊无大碍。

其中有多次,险酿大祸,至今郁积于胸,令我余生难忘。

一次是在外环出市口,车直行,临近十字路口才发觉左转直行道收窄为左转弯道,情急之下右打方向直直,根本没有发现右道正常行驶的重载半挂。一声紧急汽刹戛然而止,轮胎急剧颤抖着砸向路面,轮船汽笛一样的闷响同步传来,我想持续了十秒。惊魂回来,我知道自己已酿下大错,全身透湿,不知热汗冷汗。国道行驶,都知道重载的厉害,路怒的后果,自知气短神弱,路边找一空闲,兔子一样蜷缩起来。果然,半挂呼啸而至,刻意连点汽刹,长按汽笛。我向左侧偷瞄,司机是个30多岁的小胖子,他牙关紧咬,面色冷冻,甩过来一串懊恼的目光。四眼交汇,我吃惊地感觉到,除了怒不可遏,他的眼中还有几多隐忍,些许无奈,些许驾校教练教育新生时的恨铁不成钢。现在,每到这个十字路口,我都会想起那道目光,听到那声鸣笛。后生,谢谢,你是一个良善人,一个自控的人,也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。

另一次,驾一辆外地牌照面包车和渔友外出钓鱼,在本市一十字路口通过绿灯。左侧车道的轿车,不知何故,几次犹豫,连续过线右靠,我想可能是个新手,躲躲就是了。路口有施工,速度都不快,我和渔友车内慢聊,下意识向右连靠了几把。身后突响几声短促喇叭,是辆大号越野,应该是我把右方向影响到它的速度。过了绿灯,正欲示意之时,越野“呼”地一声并了过来,车窗急速下摇,刀剑凶光直直扎过来,难以入耳的污言秽语,破窗而入。大概他觉得还难解心头之

恨,左手扶着方向,右手握拳捶砸喇叭,“笛笛笛”,“笛笛笛”,临离开,又狠狠地“别”了一把。突变让我大脑一片空白,左手下意识向后靠背摸去,那里插着刨钩位的兵工铲。那辆越野还在我们视野之内,我油门上的右脚重重向下压去。这时候,钓友温热的手稳稳扶着我的肩膀:哥,咱排量小,是去钓鱼;他排量大,霸道,他是去……钓友牙缝挤出一串咒辞。少顷,又道,人渣,骂渣!那是个40多岁的壮硕男子,油头肉脸,标准爆发长相。时至今日,我还会想起那副嘴脸,设想过种种结果,不免担心起来,常在过边行走,如果他遇到的是重载车,如果是在险道,如果是同类……

如今,我的驾龄已过三载,乡道、县道、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,行程早已过万。老家在城西十五公里处,跑的最多的是国道311。那条道,万车奔驰,人畜混行,马达昼夜轰鸣。道路开放,横竖交叉,沿路村店路口,数不胜数,是最让人头疼的路。回看驾历,在这条路走的最多,小错大错,几次险情,竟都与它无缘。不仅如此,常年往来,只闻听几次夜深车祸,见过几次酒后出祸,车水马龙,鲜有恶况。

新人驾校时臆想的第三只眼,有了科技加持,早已司空见惯,到处存在。天空俯瞰,大地是静物,村寨固定,行道树稳稳站立,乡道、县道、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像大大小小的河流,化为整体,稳稳当当,似在同流流淌。进入其中,无论客载货载,重载轻载,电车行人,看是车轮滚滚,乱马绞枪,实则各行其道,各有其速。大家小心翼翼,不断纠正,避他错,容人错,谨慎维持,互相接受。这种相互认可的“共速”,书本上找不到,驾校里学不来,只有深入其流,一次次探寻,一寸寸开掘,一点点累积。拥有了,更要遵循它,维护它。一旦突破“共速”,累驾,昏驾,晕驾,醉驾,渣驾,必然出“流”,驶入凶险之渊。此时,劳神苦练之“艺”,再精再高,也是那根压垮骆驼的稻草。安稳踏实,圆顺妥便,就别奢望了。



总第一四六三期

夏说茉莉

□冯寒雪

“冰雪为容玉作胎,柔情含傍琐窗隈。香从清梦回时觉,花向美人头上开。”茉莉盛放于夏天,外表平凡无奇,却因为沁人心脾的芬芳,让人一眼惊艳。人们因为花朵娇艳而喜欢的花很多,唯独茉莉不同,很多人是因为其清雅芬芳而喜欢茉莉花。古人喜欢将茉莉花插于发髻,不仅美观,而且人过处,留下缕缕清香,让人闻之不忘。

茉莉花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,可以追溯到1600年前。汉代,它从印度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,千里迢迢传入中国,开始在中国栽培。到了宋代,茉莉花已经遍布大江南北,诗人苏轼曾有“暗麝著人簪茉莉,红潮登颊醉槟榔”的诗句,说明茉莉花在宋代已经非常普遍,一般用于观赏和入药。

中国人的花茶由来已久,不仅是待客之道,也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,用多种多样的形式,表现出花朵的神韵十足。茉莉花茶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,冲泡后静置片刻,当你揭开杯盖一侧的时候,杯子里立即迸发出浓郁的香味,那是茉莉花的花魂。茶自有香气,平日里花瓣包裹着,遇了水,便着答答地舒展开来,你缓缓饮用,花香才慢慢溢出来,随着水一点点渗进你的心里,让人有一种舒缓之感。这是茉莉花的心性,不爱张扬。

明代李时珍所著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记载:“蒸油取液,做面脂和头油,长发、润燥、香肌,也可加入茗饮之中。”可见,茉莉花茶由来已久,民间流传一种九窠茉莉花茶,其制作方法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所谓“窠”,是指茉莉花吐香和茶胚吸香的过程。本来茉莉花香就是玫瑰之甜郁,梅花之馨香,兰花之幽远,玉兰之清雅。茉莉花晚上开始吐香,茶胚便开始吸香,这时的茶内质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变化,泡出的茶汤渐渐变深,滋味逐渐层层叠加,最终由单一变得醇厚,这样的一次过程,就叫作“一窠”。每隔三四天,才能进行下一次窠制,一共九窠。九窠茉莉花茶因为有了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,花香更浓郁,形成花茶特有的香、色、味具备的新茶。轻抿一口,层层花香叠加,也更加富有层次感,始知“九窠”回味无穷。

茉莉花,虽然没有玫瑰花的鲜艳,没有牡丹花的高贵端庄,更不像梅花、荷花那样,让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留下诸多赞美的诗词。它只是万树丛中一朵毫不起眼的花朵,含苞欲放,积蓄力量。不与百花争艳,在柔嫩的枝条上,茉莉花迎着微风,唱着歌,跳着舞,独自芬芳。它从不后悔,也从不会遗憾未曾与百花争春,因为它知道,容颜易老,花儿会谢,唯有芳香能常留于人间,那才是它真正的花魂。



秀丽禹王湖 吕超峰摄

父亲的魔术

□马俊

我上小学的时候,父亲天天外出上班。母亲每天早晨都用饭盒给他带午饭,炒土豆丝加烙饼,炒茄子加馒头,或者豆角焖饼条,都是简单的家常饭菜。父亲下班很晚,每天都是天擦黑才回来。

那天父亲推着自行车进了家门,车把上挂着旧旧的黑提包。我小跑着冲向父亲,他笑眯眯地把提包拿下来,从里面拿出铝质饭盒,然后晃了晃饭盒说:“猜一猜,里面有啥?”母亲给他带的午饭应该吃完了,饭盒里能有啥?我听到饭盒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响声,摇摇头。父亲两只手捧着饭盒,故作神秘:“我要打开饭盒了!”

这时哥哥闻声跑过来:“爸,你要变魔术吗?”父亲哈哈一笑说:“对,变魔术!”母亲在旁边一边干活,一边笑着打趣:“你爸可会变戏法呢,瞧他变出啥宝贝!”这时,父亲的手像慢镜头一样,缓缓打开了饭盒,像是魔术师亮出最后的惊喜和奇迹。我看到,饭盒里竟然有不少糖果!朦胧的暮色中,糖果仿佛瞬间大放异彩,让我和哥哥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。我兴奋地说:“爸,你变出糖果来了!”哥哥把大部分糖果塞给我,自己留了几颗。他喜滋滋地剥开一块糖果放在嘴巴里,说:“太甜了,以后多给我们变几次这样的魔术!”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们,不说话,好像是魔术师在享受自己表演的成功。

后来的日子,父亲时不时就给我们变魔术。他的饭盒好像是祖母讲的故事中的聚宝盆,里面有源源不断的宝贝。糖果、瓜子、红枣、核桃,有时还有香肠、猪头肉之类的。还有一次,他给我“变”了一只铅笔盒。那只铅笔盒是我梦寐以求的,上面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图案。

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父亲时不时就用变魔术的方法带给我惊喜。如今回忆起童年时

光,觉得特别温暖。那时的生活虽然有些贫穷,但幸福一直都是丰盈的。后来我长大了,到外地上学。每次假期回到家,父亲依旧把我当成孩子,上演一场“魔术秀”。他总能变出我想要的东西,书、鞋子、衣服。相比母亲,父亲对我的爱带着宠溺色彩。

我19岁的时候,谈起了恋爱,男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。随着感情的升温,我们谈到了婚嫁的话题。非你不嫁,非你不娶,誓言说出去是炽热的。可是,我的恋爱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。原因很简单,男朋友家特别穷,是出了名的穷,母亲已经托人打听过了。可我哪里肯放弃?我跟母亲争斗,闹得不可开交。最后母亲甩出一句:“你要找他也行,从今以后再也别进这个家门!”

此后我很长时间没回过家,同时向男朋友提出分手。我不想忤逆母亲,只是通过“不进家门”的方式表达不满。失恋的难过,以及母亲的不理解,重重的折磨让我痛苦不堪。那天我一个人在学校宿舍等着,突然听到敲门声,开门后居然看到是父亲。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父亲了,面对他,我百感交集,很想放声大哭,又使劲忍着委屈和悲伤。父亲看着我,微笑着说:“知道我谁给你的带来了吗?”我忍住泪水啜泣掉落的眼泪,抬头疑惑地看着父亲,难道他又给我变魔术?只见父亲慢慢走了进来,我瞬间喜极而泣,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原来,父亲找到了男友,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,觉得他人不错。父亲还说服了母亲,让她同意我们的婚事。再后来,他就带着男友来找我了。

如今父亲老了,依旧热衷于“魔术表演”。我回家时变出一桌丰盛的菜肴,院子里变出一棵我喜欢的石榴树,把我曾经的围场变得焕然一新……我明白,他的魔术表演会一直继续,因为我是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。



努力了,人生便没有失败

——写给高考考场中的儿子

□郭福全

亲爱的儿子,今天你正坐在高考考场中迎接你人生中的又一次考验,虽然我这几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,可一想起你仍然是思绪颇多感慨万千。看着你压力山大的样子,真想和你好好谈谈,提醒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,可又怕这样反而会徒增你的负担。发个短信吧,也觉得不妥,一次次编辑好短信又一次次删完。无法宣泄的思绪如潮涌,只得打开电脑,胡乱地敲击着键盘……

30多年前,因为你爷爷的去世,我不得不步入军营,与大学失之交臂。但我从未后悔过,因为我曾经为此而努力过!

记得你上小学的时候,每天放学回家不是看我在电脑上写作,就是翻看我发表文章的样报样刊。你每次的考试成绩总是班级前三名,家里墙上的奖状都没地方贴了。你扳着指头对我说:“我大伯家的三个哥哥没

考上大学,我大姑家的两个哥哥没考上大学;我二姑家的两个哥哥没考上大学……一大家子里,考大学的希望就全在我身上了。”当时我听后很是欣慰,总觉得你不会让我失望,家里没出过大学生的历史会在你身上画上句号。

你知道吗,儿子,我虽然期盼你能考上理想的大学,可是考大学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!综观古今历史,虽然没有显赫学历,却并不妨碍成为一代大师的名人比比皆是——

国学大师陈寅恪,曾留美学、日、德、法、瑞等国,精通梵文、西文、巴利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语言文字,主治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、佛经之比较研究。陈寅恪先生的正规学历是上海的吴淞复旦公学毕业,那时的吴淞复旦公学只是中学,还不能算作正规大学,也不授予学位。陈先生自己认为,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。1925年,陈寅恪留学回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,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

四大导师之一,被誉为“教授的教授”。

中国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、国学大师、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时候,还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;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数学之父”的华罗庚也只是初中毕业;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,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,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,鲁迅先生也仅仅是中专学历;文学巨匠巴金也只是中学毕业;著名文学家、翻译家金克木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;画坛巨擘齐白石更是没有上过一天学……

之所以告诉你这些,就是希望你能真正放下包袱轻装上阵,全身心地投入高考当中,将你这些年来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尽情发挥出来,用真才实学迎接你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。

不要过多考虑结果,结果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努力! 因为努力了,人生便没有失败!